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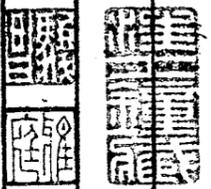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七

方岳 巨山

簡

答范丞相

維元老大臣夷逸於林丘之幽高蹈於事物之表山
君川后時節起居其年壽等喬松福嘏彌子孫一念
之仁簡在上帝理固然也訊之蔣幹知骨清神健萬
萬坐政事堂時曾中乾坤同一泰定甚盛甚休乃聞
無地樓臺至今猶往來傳舍只觀此事亦是近世宰
相所無獨恨不能從一門生兩兒子之間舉手以挹
溪山勝處耳某無慮五六乞倅終不與旣乃頭銜換
一字遂不敢以白今丞相無舊故誰當知之翹跖門



墻神爽飛越

荅同官

某屬有天幸得從群仙飛瓊之後爐亭夜話隱隱有金石聲而煙水蒼茫翻其駕蓮舟讀玉書而去梧風竹雨詩夢亦寒琅晝飛來真所謂寔然足音也玉麟一角與世作儀崑崙蓬萊寧父羞薄獨恨某輩碌碌分當歸耕方且丐一負外倅恐不得迎拜上東門外耳別紙垂諭如某規行矩步不敢失尺寸者何能為度外事耶幸為我多謝方君功名之享固自有時也瞻晤未涯神爽飛越

荅陳料院

某從飛霞之珮餘二十年夫亦有舊故矣函書每下

則必釀虛譽飾浮文如仰惟等語抑何世俗我也甚為執事者不取敢略金陵天下形勝表裏江淮煙草夕陽六朝之遺事故歷歷也暇日亦嘗倚青龍之浦滌白鷺之洲舉觴酌卞以籌經畧南北之畫乎今何如時賞心風月自宜東高閣以竚太平也如聞餽計塵土亦空所在皆然寧不直如此廩廩願言出所素蘊為國良圖同舟風波轉眼又秋高矣欲言何限遽數之不能終

荅吳兄

某維暑風初暄綠氣窈窈書林夷逸冲想甚休某一別垂二十稔老非故吾江山愁予不知入世事之幾變更也乃春阿連至得書恍然訊之則擊楫渡江而

比矣前書未報今書踵來不惟不督過之且愈益厚之某之愧茲甚某晚得一第不補遺餘初佐淮東軍以職事迂都督府無何督相坐廟堂矣高卧牛下謂休此生化絃旣更亦與弓招之一山磨野鹿豈堪樊而圍之遄亦當去此耳尊翁今官何所過庭幸爲道問訊何如

荅陳司直

某之於執事交踈而心親勢睽而道合與世之詡詡相逐逐者有間矣去之不能二百里而江山愁予塵埃迷人甚恨交一臂而失也人間之世事變萬端英英白雲忽已蒼狗要是滿虎溪一笑而弄精菟者顧自謂竒特亦可歎已劉忠烈表表如此輒書數語

繫老筆之後真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會且歸矣臨紙惘然

荅陳提幹

某迺者過鄭公鄉迂勞之使里至至則授以大館連日夜相燕留去又載之輕舟所以爲行者之慮甚至世所謂親戚雅故何以過此一步一感言莫能殫獨恨所至膠舟與軍鑿爭道於牛涔之水僅而獲濟所假舟亦良苦矣早旣日甚念亦未可以還留之京江豈不知此輩廢務而其勢有不容已者茲稟嚴戒方敢遣回要非皇恐兩字所能盡也

荅張丞

某間者聞焉不聞問良用詹馳有來誨函見大夫之

所以顧惠其氓者甚厚不規而頌如非所望何其歸
思浩然亦既買舟載月矣山靈勒回俗士駕田園父
蕪菊籬正秋終當訪里父老南山下耳王琴堂政事
乃爾竟亦不免為之歎息祈門叢爾邑民無十金之
產更堪摧剝耶惟執事者手摩拊之某與受其賜

荅應武諭

某伏以江城霜曉梅意欲春恭惟小紆玉班相我藩
翰有嚴有翼某不學甚乃得頡頏九霞飛珮相從於
西雝燼亭夜寒金石隱隱所謂藝苑手祕寶文堂耳
驚霆樂莫樂于此矣孤鶴飛去忽舉手而謝盧敖瞻
之在前有既其歎至今清夢猶時時聞胥濤萬馬之
奔也某何為者顧從中秘書出參軍畫道山能幾日

之客又墮塵緣意平生故人亦既羞薄之矣一書二
千里依依交情乃獨能不羸官我耶幸甚幸甚六一
翁之鄉里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者相望暇日亦嘗訪
平園之草木訊澹庵之間巷乎遺書滿家應接不暇
為况想甚遠正自不必祝餐飯也別紙敬悉此曹此
態在在皆然瞻言何時相與傾倒

荅葉正言

某屬方拜狀欲附遞行矣明日使星至又得所賜書
伏而讀之則揆時寒暄撫問餐飯甚非天子諫官所
以待庶寮體也然則某之為竿櫝敬者當何如前書
既已畧之今書不敢不情也以情事正言某知免于
戾矣淮壘一稔遠勝江浙又幸韃哨不動收捨淨盡

似可以苟且過此扼運却未知來春何如耳敵國外
患要與法家拂士同恐不可遽以是為賀如某山林
鄙朴士每事迂闊以故落落與世無緣今此羈縻殆
是自嫌不能相容之名犬馬畜之耳正言其亦憐悼
之否乎龍涎薰香共承嘉惠時時橫書卷對之但覺
德馨襲人不知冰霜之凜可畏也

答程都大

某比讀除目竊論誕分侯綬就擁使輶過家同衣繡
之榮接吟幸塞帷之間光華所被甚盛甚休始某此
來亦欲一布心腹蓬山之集謂可晤言舉手而謝盧
敖九霞之飛珮遠矣送目詹悵無任此情今一車以
南一車以北所謂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思而已

又

某父出乍歸墻屋穿穴旁風上兩手自苦茅苴補之
有從籬竇呼問之者曰此為杜工部家乎夫子安在
微視之則斜封三印蓋當路使者書急洗塹塗之泥
拱揖而諾曰予是也誠不自意溪煙山雨之外猶為
明執事所警省幸甚感甚始某金陵之役日日詣府
辭行不暇與明執事道心曲也不得已而去則所謂
髯參短簿能令公喜怒者正自不滿人意蓋嘗拂衣
欲徑歸田矣輒為督樞勒回之丐祠之章未免自從
某所上廟堂賜之翰謂將召之著庭督府有書欲留
只得中輟然則廬山之命其廟堂意耶某亦何人乃
繼鄉先儒之後且得此郡之歲適皆四十有九遺書

所在某何足以知之然未敢遽引辭政以權即予待
闕軍壘恐或者薄淮陽之疑耳闕到即上免積矣
相望正遠敢布腹心中朝如明執事者幾人豈宜一
日去上旁近芝山之酒定非久留公處也某無任延
竚

荅方僉

某竹扉雨寒有剝啄前者手其書恍不能記孰何也
徐讀徐問則知執事者脫鶡冠爲新進士而今少遊
即是太虛甚盛甚休西笑入秦此興固不淺萊山堂
記蓋嘗略識之矣驂騑馳九軌之道中間自無駐足
處功名不足爲執事言也一書萬里忽落雲耕月釣
之濱豈猶未知其寂寞耶始金陵之行雅非鄙朴者

之意丐祠得壘需次兩年亦幸返吾屠羊得以暇日
理鋤耒耳兩地相望各天一涯棲息不同無任注仰

荅黃正奏

某伏以雨勒花寒一晴方競恭惟討論入對星宿光
芒某日瑣春官與一時名儒鉅官焚圖告穹昊退而
奏號上前夜漏下十刻御史以璽封入羣公盛服執
事則大名在焉一軍皆驚不獨爲吾鄉喜也祈山父
寂寞氣象頓還西南諸峯競秀崛起斯亦奇矣而某
也陳人也道山幾何日風輒引之而去一書至今未
能與世無緣丐祠之章再三上出幕得壘猶幸以暇
日理鉏耒耳翮其飛翰極佩盛心方苦草廬未涯佳
晤所覲益宏遠業亟上奏篇

卷二十七
答趙寺丞

某歸耕祈下日與遊者芸夫蕘子而老硯荒矣賢太守與民介福揭虔妥靈乃不鄙屬筆于牛衣之間刻之廟道字畫褊陋不足以導迎景休而執事者一念在焉神人其忘諸某敢不與里父老再拜受貺

答林兄

某窮山老樵也然於四方之奇人逸士竊嘗傾心焉有書自東乃知崇蘭之佩芙蓉之裳近在吾州風月堂邊而不得面也鴈蕩妙天下四靈所鈞遊處固多詩人而今又得君獨恨某不足與言奚其題目之敢田家作苦一再讀之快哉快哉乃姑記一日之適如此非跋語也

答洪宗諭

某屬以見大夫之請敢犯不韙某知罪矣共承墨妙宛然清揚一時鷺侶鷗朋亦自驚喜先相公奏議蓋當時與天下賢士夫傳誦以熟者墨本分教如獲拱璧盟澗泉熏石鼎而讀之不覺發嘆以爲大音不聞蓬萊宮又幾何年於此矣某雖不肖猶幸一識老仙嘗得尺牘數行有下馬之氣如虹應門老走當自識其不凡之語而某老益亡奇大負此帖第緜襲之以爲子孫藏耳敢因謝致幅併及其所以自幸於名門者如此早旣太甚山邑蓋連四五年如是歸耕望一稔又墮渺茫李將軍固數奇也上梁文誰實傳醜輒往奉一笑

又
某窮居山間自五月至于八月不雨不惟薄田盡槁
搨搨然抱甕而汲久無可濯可湘處也迺夜半簷陋
如瀑布聲雖無救枯旱之苗蹶然起飯牛畦麥矣震
雷以電適又是秋甲子吾儕畎畝之憂何時而已也
行李問訊鷗鷺爲驚不自意其一介氓得此於見大
夫之賢者敢不再拜以無忘盛心先相公以一世儒
宗丕顯謚冊發揚徽美上軼歐蘇甚盛甚休某雖不
材然嘗辱一字之褒恃以自壯需錄珪帖謹具如左
方某因有區區之愚請于下執事先子初得封其制
詞亦出老仙之手欲得大筆爲取善慶兩字書之以
扁先祠是公家再世有造于某也豈不幸甚

荅潘兄

某糜鹿之野乍返吾廬方決驟山林自與世絕書疏
非所堪也執事者作小楷具件幅若施於所敬則有
驚而避耳某謹以上之典史氏而告之曰某祈下之
鄙細人不得與於斯文也少時不解事率意妄作今
老矣每爲之縮頸咋舌而噬臍執事出所有使品題
之某奚僭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諒也掛名其間珠
玉在前覺我形穢某無任主臣

荅蔡憲

某歸耕牛下蓋山翁溪友之所狎易而富兒俗子之
所排突也部使者不有其貴肯問訊於寂寞之濱高
誼凜然感歎無斁每記爐亭誨語以爲廟堂嘗訪人

物明執事謂眼中所見獨此可入讀今所賜書與前語吾相者無以異雖漆雕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而亦決知明執事發於至誠非尋常世俗竿牘浮虛之談也顧某不學祇益慙爾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知已

答吳丈

某維父枯得雨緣有秋聲共惟冲想自願相在林壑某雨別山寺于今幾何年老成典刑栩栩入夢意洲上之竹玉立固無恙而鷺朋鷗侶相與往來於沙煙溪月之間甚適也何物小子過厓音書乃知老仙超然有燕翼子而東閣即君能自修潔取友必端君家世不乏季子矣甚盛甚休記文當屬大手筆某何以堪之又念辱交賢父子間而先友和仲甥館之自出也願徐之毋迫苦屋小休敢不作數行字附仲亨求教未間尊生自愛以引以恬

答胡兒

某辱詩饒石清矣哉二妙也雪巖雲壁鳧泛而龜藏君之規我多矣正恐豪奪高齋風月澗松不能無語耳珍感珍感

答金臨江

某自里人不戒于火先廬燼焉蓋無所居者十餘年矣歸自江上手苦草堂斧斤雜然非匠事不接于耳也千騎旣東之數日始有為某言者為之頓足扼腕而噬臍執事者不惟不督過之且賜之翰鄉長上之

於後一輩其勤勤乃爾某知愧矣世涂日狹何往而非風波歸興浩然傲睨林壑方將左花右竹以寄吾高而宣室受釐已有父不見賈之歎行矣王覲恐非芳薌一覽所能留也

荅趙運管

某十有餘年之別落落參辰老我山林幾不記車中半面矣黃獨無苗山雪盛又洗長鏡有朱兩轡正自不滿一笑晦翁書在而半生所聞五老峯今不是夢山負予耶予負山耶惟明執事教之

荅趙教授

某不學幸甚得與麟鬣犀彥翔集于立教堂下見執事粹然玉潤心竊敬之不圖此來任棠固在邦域之

侶

中也朋友與君臣父子而等鍼之石之執事與有責焉摩挲民力之窮爬剔胥奸之蠹所以教者侶矣抑言其證而不言其方何也某敢以請某所謂以法為師弟子者執事諱其名弗稱足以厚薄夫矣然繫銜則固職方氏郡縣也獨可得改歟願繼自今無然端矣晤言寫我幽抱

荅胡文叔

某一生骯髒所至草茅南康俯重湖憚舟湊集往往挺刃隳突市無寧居適會湖廣綱梢豪據石闌薄人於險竟致漂淪有訐于庭為昌黎者安得不追而杖之秋壑怒焉顛匣具析某意鄰路體不當爾一判頗自痛快固知其不見恕也廟堂似不以彼為直董董

易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要無虧於名實而某固不可無耻又挈挈而南也一丐祠一丐罷皆不許而昨日邵武人已至頗費區處後山種梅十七八活歸又趨冬晴築一草塘只可挾冊其中手畦菘韭以了此生耳野處集甚愜所欲見獨編抄工力百倍板行儻然取之得無太傷廉乎願少留山房讀一過即奉趙璧歸矣龐老何日入城府傾倒欲言

答費司法

某維暮之春綠陰清美共惟懷章容與遶上風霆亨衢方開某屬有天幸執事者駕飛雲而辱臨之楚山叢叢快此一識所恨者秋風斷鴻鴈之行明月還鶴鷓之影不得相與掬窪樽醉崖石以吐其胷中之耿

耿者歲月遽如許乃猶擁書家林未肯為幕府屈耶若某者隻字不至中朝不知何為忽有啓擬乃復為結一重案又可笑也知縣公墓刻以嚴戒不得辭筆墨凡蕪於謝奚有伏讀唯有感媿山林鍾鼎棲息不同瞻望無期第深注仰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八

方岳 巨山

簡

答汪兄

某歸老秋崖下所與遊者芸夫莛子耳人間書疏要
非所堪顧小楷而條件之此山林野人之所驚而避
也謹以上之執訊者潘君詩跋亦何取於摧頽不武
之人掛名其間使旁觀者爲之捧腹兄殆不無過試
一取讀而還示教焉某至慊

答許知縣

某山林之習未除塵鹿之性故野一生落落與世無
緣歸自金陵方住雲半間畦菜一席不自意別猿鶴

矣趨行有言賀賀然來誰實知者函書盈几忽得何
所獨無芳草之騷寫我心兮三讀太息有此令尹吾
知免夫揚灑左蠡朝夕之春撞恐自有雲銷風止水
鏡淨時也頗哀老子使蒙其成某也抑何幸

荅林倅

某荷鋤畦雨有軍將持斜封三印至者驚走草廬下
不自意見大夫能拊存其一介氓如此方緹屏過巖
邑某實病不能興懇前驅之不予諒也輿曳上謁雖
心知其落落如長松夭矯氷崖雪壑之上定自非世
間凡草木而某也一語而三引其氣不能攀飛車接
英論也共此明月有懷其人一書自東共承嘉惠不
謂荒寒漁釣之處見此甘芳下拜珍感言不盡謝

荅楊元謹

某往離金陵時行李卒卒亦嘗厓略數行字道所以
負朋友之意讀今所惠翰似覺墮石頭驛水中矣吾
儕用世必諫行言聽然後可以士薦言不重則併士
輕不若拂袖而歸予輕者猶予重也寧使人失士不
可使我失身否則山中白雲何面相見天下事大略
如此請姑置之獨念老書生歸耕窮鬼亦可以見貸
矣一早酷甚望秋便噉飯不足之詩未知此後此腹
如何而揚子雲終不解事乃記其初度歌白雪而壽
之竹逕草亭孤此妙曲未知何日傾倒欲言

荅汪知觀

某緬惟梅花欲雪鶴骨清寒碧玉森森高出塵外恨

懇

不得一詣其所相與道話宸章飛落增重琳房非師
何以得此拜手瞻敬敢不爲山川賀賤生碌碌久已
厭之正君家老師所謂吾有大患者也師何爲不守
家法更祝長年感意則深未有以謝皇恐

荅陳教

某惟博士非它官比一語一嘿師嚴道尊某將取式
焉顧艱艱厖厖解何記室之後故筆精墨妙一紙書
畧已窺斑俟喜輩伏矣抑所望於執事先生者不在
茲也知爲所齋昆玉喜甚合并何以教之敢不三拱

荅高宰

某惟鶴山負一世之望慶源演迤實自諸高詩書之
傳未艾也執事者出其家學絃歌斯民夫奚有於邑

之難錯節盤根方見利器某何幸蒙成焉縮手袖間
使汗顏於血指大匠必不肯坐而旁觀也明以告我
聞斯行之

荅曹工部

某自兒時聞昌谷先生以斯道之傳慨然爲已任後
生晚進猶得聞乾淳以來諸老之緒餘甚願執鞭焉
而未能也非才假守適在鄭公之鄉不見其人得見
其子孫斯可矣青冥之靶弭節里門非天之以工部
惠教其繆守乎遄矣式干木之間拜手以請

荅劉知府

惟某乞祠不獲貿然來思如聞干木之間去城纔咫
此天之以賢寓公惠幸某也康廬天下勝處一童一

鶴往來乎南山之北北山之南其與澗忍吏塵者相
去豈但弱水隔也須我暇矣式從公遊

荅鄭運幹

某山林深密與世殆不相聞屋後一塢荒閑真漫郎
所謂不隔人家便是山也近開竹徑種梅將百本作
草亭其間亦足供老子扶履矣此外不復計也安得
奉琴尊相與一笑又念執事者方鞅青冥之靶意欲
鞭鸞鳳而上之未有此暇耳歸耕厓下旱不逢年生
日酒螯甚負左右手不圖記憶于千數百里之外遙
遙送將發函讀之皆非窮人家所有方欲捲錦鯨還
客而子用大聞第持不可則既下拜矣珍感珍感生
日諸弟作酒方一再行徑醉去狂歌賀新郎曲今往

一咲或出或處棲宿不同山中白雲難以持贈惟有
簷向

荅程教

某惟嘉平之月天地將春恭惟獨抱遺經行矣重席
有槩有翼某宛其老矣意與年凋負暄草亭戀戀黃
綿襖子不能起又豈辦事治筆墨與世俗相酬酢禮
文間者哉靄峯倚天惟有簷跂妙語飛下方知歲行
且周有事西疇又添老大但拭目吾道之恭如廣文
諸公袞袞發白虎之尊以強人意耳遠與歲別惟厚
自金玉式遄召綸

荅趙提刑送春衣冬綸

某投閑林壑得耕侯土已幸矣敢復他望有司繼廩

忽焉得二十縑歲暮天寒不復使紫鳳天吳曲折短
褐今工部定勝舊工部矣一笑一笑

荅朱尉

某伏以作噩之春乾元用九恭惟僊曹清峻畫諾賓
僚有翼有嚴某草廬雲卧不知歲月之老冰題到手
驛亭柳又依約矣執事駕驂騷之御出門門塗振鬣
長鳴便有一訊千里之興朝崑崙而夕元圃殆未可
量也某老矣藝菘兩席滋蘭一畦正亦足了此生無
復他望故人不遐棄寄聲山民照之以銀燭之光勵
之以石磔之辣而未知今我之闇時情而螿世味也
遡風孤鶩敢拜執事者之重勤

荅胡簿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譽慶休洽公車交
書有嚴有翼某自上東門一別驛亭柳幾青青矣田
家作苦時或嘿數平生故人意執事者久已給札玉
堂使條天下事馬周輩不足進也兩使者一世之望
出半言從吏之便當背負青天而上一疏累數百言
豈特四輩召而已某自屏迹田里一字不入帝城常
所欲游又皆耘夫羹子無能道古今而譽盛媿者孤
負柰何華炬見分厚意無以報未知何日傾倒所懷

荅謝司戶

某竊伏草萊野哉其麋鹿耳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
之雲爲天下最佳處竒人勝士往往家焉駕黃犢于
喬松飛瀑之間又有此興乞祠得壘其貿貿然來者

山故之以也至則錢穀之問犯其慮簿書之塵裝其懷山吾面焉而不吾即也柰何一書自西孤響逸發顧所謂浩然之氣匪其其人山近而遠焉浩然者不爾其概株拘也曷日反魯傾倒欲懷

荅陳常博

某去遠門墻俯仰年歲雖煢然在疚生意不聊而省發覺悟之機洗濯磨淬之助未嘗一日置也方麗澤之聚蒙潤不知至離群索居乃復動念耳待盡聖室姓名不齒于諸公間郵傳及門恍然莫知所以伏拜書教讀未既而泣下所謂攀號摧剝處正是古人發深省處某敢不夙夜以無怠誨言創鉅痛仍何有於學然少時蕩搖于意念之萌驅馳于血氣之使在今

皆以荒迷忘之矣獨念先母一生貧苦不及祿釜之養此不肖子不孝之罪何知其他刊委云云已具彙仲書中惟習庵坐進此道惠幸後學謹上狀不宣

荅吳殿撰

某從元戎于高沙凡七日而歸驅馳鞍馬間曾幾何而已有疲曳之態腐儒真無用也正此盤礴雲灑飛來爲之矍然起拜南徐寇攘甫定氣象蕭然若非兼領總司自是掣肘伏惟百廢經始不無勞賞乃能從容整暇于翰墨間甚盛甚休某始爲此來意謂十日別耳忽忽踰月浩然思尊三五日間恐得一至麾下矣

荅李實夫

其至自高沙得雪雅于凡間梧桐月多秋思策策于
其下作商聲歌之宋玉之悲故在不一再讀喚起江
南鱸蓴之夢時事如此既不能得尺寸以靜鯨鯢之
濤瀾又不能退林麓以娛猿鶴之煙霏不知竟何爲
也負負何言

卷史湘潭

其一別幾何年恍然不記鷓鴣之徙天池也鄭秋此
來有書衞袖出示之則琅畫爛然始知春冷于湖湘
之間雲飛于嶽麓之表碧蘅紅杜渺予芳洲蓋屈大
夫之離騷故無恙而九歌之遺響猶在也暇日亦嘗
壺觴以吊靈均之古愁而發吾胷中之浩浩者乎如
此佳處執事乃勇於去之何惟楊雖古都會然所謂

祈雖在萬山間不過數十家聚耳邑屋庠矣然能礙
山市聲少矣然能聒書則亦且將柰何哉予友余義
夫知予食貧寄錢萬予歸諸婦曰謹司之是可買林
田釀矣無何而鄰有售其居而遷焉者則又謀諸婦
曰酒亦可無而彼三者真不可無也盍以林貨易之
吾將撤老屋以放山井方池以舍水而荆汙萊以行
竹吾貧無聚書能讀見書其中亦堪老矣彼夔生來
不來無足計也婦始猶靳之曰某氏屋以居貨某氏
屋以居孥子何爲者汲汲然落窘貨事閑屋得無左
乎予曰恬者所娛夸者所迂廉者謂得貪者謂失天
下事皆然不獨此也予不能畫計然半策以糊予口
向營十一必喪十九又不能識仕塗捷徑和出旁行

三入承明四至九鄉吾其委耶順耶自浮自沉人生
行樂耳須富貴何心婦既無柰予何則取而賀之因
其舊而葺以宇者堂大方而庋堂之上者閣蓬以屬
步于堂者航而皆謚之曰野蓋予野人也於野宜旣
成山吾門焉何其比鄰也竹吾閨兮何其友朋也堵
環不能畝而野意略具則指謂婦曰斗酒安在今欲
令封德彝見之何如乃相與笑而書之壁

徽州平糶倉記

淳祐二年春太守鄭侯勸農于郊有荷篠而歌者曰
田彼南山維石齟齬言刈我黍不盈其筐旣又歌曰
糶而珠乎其曷春吾襦乎炊而玉乎其曷果吾腹乎
侯式車而聽之喟然嘆曰噫是力穡而嗇收有年而

不可以莫之荅也其篋之忽閱郎狀常簿義豸入臺
矣官盛近諛容可以莫之荅也其止之是以若此其
舉也幸爲我寄聲烏府先生而後書愈不敢入帝城
矣未見厚自愛重

荅葉華父

某伏以寒氣曉集南枝生春共惟某官翱翔諸公之
間鋪繹六藝之粹凡爾次舍求福不回某旦旦望九
華山渺立塵外以爲何當挾太乙青藜杖携李長吉
古錦囊以從兄於衆石佳處而不知乃在京華軟紅
中也某從田間起爲吏事事生疏每思曩時雲澗雪
崖與山僧野老幾醉幾醒今不可復得老人以吾落
邊上舍之而歸視其家則磨門無稚子掃地無老婢

裏當是古懷字

凡以吾爲樂於此乎官屋荒落門前之雀可羅而人亦知其愚癡無敢以貨來者月俸不滿十萬錢計口而食日所受用則老秃中書君而兄來索上色牋兄以吾貧爲有異於疇昔乎何其不相知也使人索書甚古有裏欲言不能既

答吳運幹

某鄉粉後一輩知有達尊者三十年相望家山百里而近乃不得從小奚奴晉拜履舄亦枉爲嚴助邑子矣效官遣鄙竊聞薦紳大夫稱道盛媿爲之瞿然汗下以慙則自訟曰抑吾互鄉獨未牋名氏於莞記者敢圖謙下灑翰先之老成人之典刑固自超出流俗萬萬也執事以二十年前取科第乃今猶着集英殿

下舊青衫畫諾臺幙得無有鬱鬱於此者乎何時弭節行臺快此先覩

答宋尉

某誤辱制垣剡之帥幕此固采封無門下體之意而又分灸於不自言之人豈不紳佩惟退揆其私有不自安者堂帖至已多日始猶秘之會邸吏報行遂不可掩至今踧躅辭受兩難鄉曲老成人當有苦語以相鍼砭而奚以賀爲某謹再拜謝不敢當

答楊宰

某以文學椽留莫府幸甚一再瞻立玉之光正欲從容燕琴頤聞先生勲烈將操觚染翰以庶幾柳河東紀段太尉遺事而馬首東矣正此翹企有來瓌畫乃

以其辱在帥幕勤渠而賜慶問焉某前月初始聞之
懇辭不獲朝命既下進退兩難至今未之敢承亦惟
執事者所以教何時飛鳥洗此傾瞻

答陳守

某二十年前舊民苒苒老矣脫夫湏起民伍幸接茵
憑方將從容話疇昔而執事者丐麾去惘惘不自已
呼車造門乃聞蘋洲歸棹西矣重悵然也日夜翹注
有來音書其睠睠一介氓顧如此感不勝情某濫此
序遷正自愧見二三于井棠舊地意必有苦語相砭
鍼頌而不規則又大失望長才磊磊處繁劇如破竹
此豈晴簷傍日婆娑負暄者耶式邁召綸迎拜鵠首

答趙運屬

△不

某與明執事爲同年生于今垂二十年意者青冥之
靴凌厲鸞凰固已舉手而謝盧敖久矣得所惠翰無
以大異於巖寺邂逅時爲之太息士固有不遭如此
蒼顏白髮非復曩所見一生骯髒與世少諧始以議
不合丐祠猥亦予壘蓬藿深密若將終焉忽聞縮戊
之期亟上前請趣行有旨顧瞻茫然翮其賦書所以
告語者甚備非篤叙年盟不及是何感之如抑聞靈
宄疽根殊費疏剔尚賴一二教之此非面不能盡也
草草占復別容式干木之間以請

答程元

某與世應酬不過兔園冊中語耳諸公愛而不知其
慙至欲刻畫無鹽蓋亦數數謝不敢今已久爲堯率

寺家矣君其問諸劉復愚

答趙尉

某辱分碑刻所以愛我者至矣抑人有言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特未知生之與死何如耳以某之鄙等作如是觀屏廢田廬豈堪樓壁獨隸古可愛當時出舒卷髮髯其似近也千感百謝

答謝太監

某閉門黃葉之村久已無意人間世矣獨憾不得進瞻犀玉之表剽聞笙鶴之音投老空山永絕此望不圖星宿明潤時焉流光有如不振之踪忽有啓擬平生方拙莫知所從意其爲鄉參汲引之盛心恐非丞相意不得不固以辭也方控于朝未敢稱謝而屈鐵

盤銀之字裁雲組霧之辭已自飛到山人家矣拜手
替首感塞彌襟竣得旨揮別容顯布

又

某茲諭大府賓賢羣賢咸集備禮盛樂歌鹿鳴之三而送之甚盛舉也某以山林僻左莫與榮觀何覓如之更勤折俎某謹再拜受賜而賡勸駕之章瓦缶烏烏殺亂鍾呂惟少流巖電而擲之

答謝守

某伏蒙台慈念其老朽也而扶之以上藥知其寒苦也而被之以純綿思其貧薄也而飫之以甘芬皆非田舍家所嘗見也尊上之賜猿鶴爲驚再拜以還不盡珍感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八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九

方岳 巨山

簡割

代與高紫微

某望西掖在紫微碧落之間夔絕人世不敢瀆以塵埃之名氏雜以荒蕪之書問者于今又幾何時矣永惟鶴山不可作臨風淒其中書乃以一日之知過相引重齒牙餘論芬澤溢流每觀揮翰紫宸雅蒙題品筆端春意茅甲光輝雖某非其人而所以德獎借者何有窮已鶴山僊去西土騷然今不知果安歸乎東閣即君近况奚似回來刊示式慰懷思

代與許侍郎

某邊吏也驅馳戎馬之間騷屑干戈之際蓋噲等之與伍耳望天上群公玉佩瓊裾翱翔帝所何啻隔弱水三萬里也敢謂一念下土施及陳人照之以三辰之光鎮之以五嶽之重某所恃以無恐者惟侍郎許公論之會盟耳聞之道路侍郎不愛齒牙之論獎借過情碌碌如某奚自而得此於左右稱於人曰知己誰不謂然淮山叢叢亦有德色某敢不再拜謝

代與陳尚書

某自韃虜東侵憂心如擣度尊兄內爲朝廷憂外爲鄰柵憂尤無以爲懷也而又忽聞令弟某官之訃以某之驚呼失聲則又度尊兄上爲時事慟下爲手足慟必若無所容身于天地間者嗚呼天果不使有志

之士有爲於當世乎艱難之時使之一心於憂國猶且不逮而家禍又如此其將柰之何哉某感時之淚正不自禁而適聞此豈但泣數行下而已謹專書以唁尊兄而告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誠不勝大頌尊兄國爾忘家毋過戚戚以傷沖和以分忠嘉之謨也某無任至扣

代與史督相

某伏以韶光之半春老丹莢共惟某官入覲于玉都俞清燕聿參政秉畫護師干鈞候動止萬福某溯江而東敢以顯冊揚庭爲天下賀

某嘗讀唐宰相世系其間銘彝鏤鼎蓋有不再傳者惟元勳巨德有大勳勞於天下則名鄉材大夫徃徃

萃於其門殆天意也天固生之必固相之此某所以不敢請節宣于茵憑之有司者

某惟聖天子厲精圖治蓋將六五帝而四三王臨御於今其朝于伊訓夕于臯謨者郁如也乃瞻西顧則有袖周公太平之書而越在外服者邊鄙于何而寧謐廟社于何而尊安必如龜卜燭照而一二數矣馳四輦而驛召之至則對中秘之庭漏下十數刻君臣之遇於斯爲盛蜀先主之與諸葛武侯其劣諸

某聞古者文武無二事孔子也而有夾谷之會周公也而有東山之詩其巍巍煌煌至今光于簡冊者真儒之效如此皇上作文侯之命付相公以天下大政而使之盡護諸將意固有在也蓋唐之討淮西四年

矣帝有恩言相度來宣則開明堂以坐治之耳蜂蝎斧螿實非盛德事伏惟詩書之所滲漉仁義之所漸磨要皆吾聖人六經之訓也甚盛甚休

某五年于淮鼯鼠之枝窮矣時當多事使吾君北顧而隱憂則繫誰之罪也雖不以賊遺君父凜凜此心而折箠以笞羗夷挽河以洗兵甲其將且柰何哉日夜冀投之丘樊以毋敗乃公事

某自制下之日嘗東望拜手而言曰維天維祖宗克相有宋世祚名輔惠不肖似如某者何幸親見盛舉謹件副墨如左蓋上以爲宗社之幸而下以幸吾私也

某於德門尊大之嫌抑于姓耳敢不敬問起居狀而

請其所以條約者

代與史參政

某伏以春之暮矣兩逗花寒恭惟某官從容基宥之
庭參決鈞衡之務神天闡懌華夏底寧鈞候動止萬
福某謹溯泰階六符端笏以謝典史氏

某惟天以宋克肖其德誕開熙明篤生英儒與世立
極將使以太平六典禮樂皇家軍及龍荒沐浴帝澤
是爲有宋逯續億萬年無疆之休命咨爾司鼎爲國
棊共

某恭以皇上英武睿明慨然南面而歎志未嘗不在
中原也旄頭塵翬羽檄騷騷夜披輿地圖問天下何
時定久矣乃睠西顧驛召一賢發冊臨軒晉參國秉

士大夫動色相賀以爲越衛兩王前日未旣之功名
端待今日舉明主干三代開壽域于八荒在此舉矣
某蓋嘗操觚爲國家賀

某愚且不學所不敢忘者先公教忠之訓耳遭時艱
棘鼯鼠之技易窮顛惘者誰乃使君大夫其肝食也
受詔西援幸解重圍然退省其私且不足以謝過而
奚功之云忽奉綸函顧以大司寇印綬褒借而寵光
之共惟皇上風厲之恩相公薦進之造際天蟠地不
可殫紀抑某非其人也惟有惴恐

某昨陳免積具述君臣大誼猶子事父孰有以幹蠱
爲勞績能家邀功賞者乎天必從之期得請而後已
夫是以不敢攄其感刻之萬分一從門下吏以謝不

圖五雲之孕春韶與俱雖淮山介在邊寒頗有生意
某也則惟顙之泚

某惟二三執政大臣也典章文物夙絕百僚駢麗四
六之文慙慙五七之體不宜謙損于遠外之一邊吏
謂當重緜十襲悉上送於中涓而某思其瀆也求寶
之以爲子孫藏

某仰止鈞閣何啻隔弱水三萬里九霞飛佩同燕春
祺若曰啓居何如其奚僭之敢

親書

某區區戴德之悰具在顯績者不能萬分一也心之
精微言則粗淺然懷不自已敢盡布之某惟韎韜之
腥熏聞蟠際窮髮之北所至無噍類焉夷德無厭犯

我王略長驅南牧淮左右幾無立草矣主上當宁太
息驛召明公入對延英涌下數十刻某雖不能測識
然卜所以爲上言者必周公太平之書賈生治安之
策也甚盛甚休某僥倖解安豐之圍卻新疆之寇一
皆廟謨指授而將士三軍之勞也書何力之有此於
某不足以贖過而又何足以言功然時適隆冬風雪
寒苦士卒皸裂墮指者百數十人今出萬死戰大雪
中四五十日者朝廷未有以存卹之而安坐維楊之
帥臣獨受上賞投醪之誼恐不如是此某之所以決
不敢承也相公謙損威重飛賜賀言感德則有之矣
抑非不肖似者所宜蒙耳第當重緜十襲藏之子孫
某已控巽章斷非尋常禮數之謂薦進之謝何敢以

云惟鈞慈垂亮

又

某伏以惟莫之春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妙參基宥道叶乾心謨明弼諧與宋立極鈞候動止萬福某謹件畫以謝翹材之掌書記惟六符委光焉

某恭以表采陰陽佐天子以洪範九疇者二三大臣道化之運也若曰列鼎自重云者滋贅然越王衛王之所授受荆人楚人之所戴慕要皆以無前之偉績仰成真儒相公宜愛不貲之軀以畢能事

某迺者聞皇上夜坐宣室慨然有久不見賈生之思驛飛庚牌外數千里召公於黃鶴入對中秘相得甚驩一都一俞而天下事定矣其將作臯陶說命爲萬

世開太平覃及窮荒同我文軌蓋伊尹自任之重如此地天之泰在茲一舉甚盛甚休

某惟姬公作周六典實鳧鷖旣醉極盛之時也文中子窺見其精微以爲治家治國治天下具是書矣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可今幾百年纔遇公相坐于廊庫出冢宰之緒餘以與吾君上下其議論一轉移間而乾清坤夷已見治象夜半下尺一詔趣百寮班文德殿聽宣麻案則周家禮樂粲然復興惜不令王仲淹見之有慨其嘆

某邊吏耳無故而進班承明綸綍之頒大驚群聽此雖聖主激昂之微意明公篤進之盛心顧惟書殿隆名所以極儒生稽古之榮酬大臣父次之勞而某也

何人乃在茲選一命而偃再命而樓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其奚冒昧之敢
某退自揆度既無以仰當息除對揚天子之休命則不得輒狃其名氏以聲區區感謝之萬分一禮也敢圖相公略位貌于不有灑翰以相先榮光燁然如自天落某謹重緋十襲而識之曰世世子孫其永藏之

某遡詹中台惟有屏息敬願老先生眉壽無有害與國匹休燕及翠蓬同一禔福

親書

某惟相公位貌穹崇禮絕百辟駢四儷六豈宜謙損於邊吏之賤微跪讀再三毛髮爲立謹件斐墨如左

殆不足盡此心之精微敢重陳之惟我先忠肅公辱老先生之知最深則其不肖孤之于公相雖勢分遼遠而以契家則兄弟也聖上簡記之誤進班承明公相以兄弟之私情則當教之以控辭以君相之大誼則當啓之以俞允牋函璀璨光動草木感恩則有之矣如非所望何謹九頓首以謝不敢當某昨上巽章期必得請而後已惟公相彌綸之暇論奏及之使幽則無愧于先公明則無愧于當世之士是公相有大造於某也篆之肺腑永矢弗諼

代與何總鄉

某伏以南風之薰水花娟碧共惟某官妙幹吾國如漢蕭何有斐翼宣台候運止萬福某謹三肅復命于

典史氏

某惟王人握數路財賦盈虛之柄蓋國之命脉繫焉
山君海王時節啓處調膺鼎鼐作宋寶臣則區區善
頌云者庸何贅

某疇昔之日有薦紳大夫毅然纓其冠而前賀者曰
朝廷驛召何少卿爲西總矣少卿負一世之望蚤游
邊城知軍戎萬里情而才又非劉晏輩所敢望當今
貔貅野宿日增竈未已也士飽而歌馬騰于槽以栢
我皇上麾荆柄之幡而滅此韃者其不在少卿乎某
得之師言敢不以告

某東廂也公西總也壤地之相去固有間矣脉絡所
在則痒痲疾痛舉切吾身遭時多艱事會無極所謂
同舟風波胡越相救猶左右手之日也敬願節下母
彼母我以克成共濟之勲俾某得自附旂常竹帛之
間抑何幸甚

某所自慶幸者然耳獨聞之道路則謂一代偉人當
從容萬玉之斑吾君上下其議論四輩其在行矣蓋
期其入者曰式遄其歸而覲其留者曰毋以我公歸
兮此二說也而一說也由後之說則某之私

某四年于淮憂時之髮幾雪矣韃負戎馬足信然有
飲江之心此何如時而使不武如某者以身當之賴
天之靈宗社之福徃徃不得志于我靡夙靡夜磨礪
以湏亦惟忠于國家者之所教誨

某緝輿人之誦如左而告于門下舍人曰蓬壺其惟

襲慶乎蕪城其無委役乎謹拜手以請

代與曾參政

某伏以天地允說稻雨欲涼恭惟某官訂謨帝庭妙參元化巋然舊德格于皇天海宇阜康六氣以序鈞候動止萬福

某竊惟一德元老端委巖廊恢張時邕天同神比風雲之會與國匹休陰凝陽和要不出燮理之囿惟聖天子儀圖黃髮方以二典三謨之盛仰之宗工敢願公相愛不貲之身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以畢能事云某仰惟皇上奮發英武旋乾轉坤陰霾劃開洗光日月爰立舊弼盡出獨斷于時公相優游綠野復出而與二三大臣緝熙元功八荒一雲物物蘇醒聲氣之

感天地開除內前宣麻縉紳舉笏相慶

某身在遠外邈魁袞以自快蓋上以為朝廷之賀而下以為吾父母國之賀

某筆凡墨陋安能藻繪文字贊頌對天之休竊謂公相自常布時抱吾夫子仁義之澤禮樂之具對延英鋪繹之臚句初傳太史奏日中五色蓋已極天下選矣黑頭秉政霖雨滲漑而乃卷岱宗之澤御風騎氣與造物者游聖化一新中外日夜徯大老來歸為國著蔡中台焜耀太平之期可跂矣某庶幾見之

某猷畝愛君以謂皇上養聰晦明于不作不知蘊積渾融更十寒暑一旦動盪振拂駕風鞭霆有不及掩耳者皇乎休哉非漢宣帝唐太宗所能跂已方今收

召衆雋拔茅彙征太陽朝升羣慝自伏然小人爲國
病猶癰疽之爲身患羸豕躑躅金柅係之小人之勢
孤矣而童牛之牯欲剪于始萌否則安知其不狙伺
於吾旁乎狐旣獲矣隼旣射矣若遽然不虞則伏戎
於莽升其高陵彼將伺間而乘也伏惟公相堅持之
以致天下之泰

某嘗謂國家講恢復之說餘百年於此蠢茲讐虜天
怒神怨亦旣腦余吾髓沙幕矣鞞何爲者狐鼠晝嗥
意者不能不少勤丙夜憂顧某嘗攷鞞戎自唐僖宗
時隨朱耶赤心討叛勛蓋咸通之九年十年也厥後
李鷁兒又以鞞兵復京師則其驚悍殘忍見于中國
亦且三百四五十年事會之來無有終極百餘載間

滅遼滅金而今茲又將滅鞞某雖不敏尚能磨浯溪
之石作大唐中興頌以歌聖君賢相事業

某至不肖方公相以天地爲爐人人物物盡歸橐籥
徃者望赤烏于翹材之館六符燁然不圖分絕百僚
而所以尉藉之者甚寵九鼎一言自雲霄飛下某庸
有以藉手于經略監丞調護此來丕戴陶鎔之賜有
懷感激浩蕩如江

某分邑萬山間井落數家聚耳氣象蕭然無以大異
於嶺雲關雪之外初見父老未知何以拊摩凋瘵上
恃鎔冶端有化工大鈞無垠萬象春氣某區區歸倚
之心雲天在上

某仰止鈞庭迥在峻極豈敢冒昧自干不韙之誅惟

當恪共官箴以無負驅筴

代與浦城塵宰

某伏以秋雲逗雨桂壑香寒恭惟某官仁洽雉郊琴
意閒暇元穹錫羨台候動止萬福某敢不爲里父老
賀

某觀頤之象曰山下有雷以山之生物而雷蟄之則
根荄芽甲怒長而拔起君子蓋不獨以自養爲養其
身以養人某猶願少加之意

某比讀除目竊承遄飛鳧馬臨吾父母之邦和氣先
驅山亦翔舞漢制卽官上應星宿出宰百里其委寄
至不輕也聞之東西行者必賤之堂書簾閱靜而耕
雨之策荷月之鋤皆自得於歌謠之外某旣稔政聲

矣

某自兒時聞密令爲三公故事北固近世無有然延
英曉殿鸞鷲雖雖琅珮瓊裾在帝左右如公輩蓋已
簡注凝旒矣孰謂玉璫黃流之醲郁冰壺朱絃之勁
清迺猶未在鍾呂間耶式遄其歸儀我斑著

某往年官越幸甚辱在寅恭代庖秋曹又忝交承之
契一間何闊蓋自前之歲贄訊以來今茲幾缺然雪
溪之舟蘭亭之襍未嘗不墮清夢也倚筆飛越

某謬庸無似試邑窮山之間民貧歲饑百短呈露亦
惟疇昔教訓無斁無忘今幸已書滿代者來暮去心
已馳然猶未知下里門之日也田彼南山吾實受廛
焉豈無他人不如我契家某竊以爲請

某寅想翠蓬之聚蘭玉因依燕此佳涼多棋綦或未
行有翫顛覬刊垂

代與江西陳潛

某伏以春野雨深倣載東作恭惟某官肆殫忠盡玉
節於皇元穹翼宣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溯江而西興
敬於侍御者

某寅想西山南浦之春雲暖而乍寒雨新而驟霽所
以調膈饜膳者眡時益加謹伏惟將明隆指之暇少
垂意焉以幸僉矚

某竊惟聖天子奮發英武獨運叡謨乾端坤倪軒豁
呈露其敷玉黈于丹宸鏘理佩于文墀皆端士也薦
紳相目以爲奉華崑圃冰碧藻曜如先生者不二三

數飛駟自東奉尺一詔而歸有日矣故不敢道蕭何
關中故事以請于節下

某睇瞻璇極仰斗宿之光寒拜手稽首而起敬者蹙
蹙如也蓋自昨歲贊詞于筦記者今復見春風矣眡
吾篋衍有琅畫在時一熏爐而讀之如侍函丈

某不武書滿者餘半年至今近代者三蓋其初爲墮
甑再爲棄帷而今所與交承者又在嶺之南曰曲江
三千里而遙雖其疾驅而至恐入夏秋之交末路煎
熬慮老歲月惟先生幸教

某敢問師門蓬仙之輯恭惟燕喜洪都蘭玉翹秀某
門弟子也非僭

某伏恐巖邑有可備驅筴者某犇走先後

代與姚簿

某伏以麥之秋矣風日清微恭惟某官輿衛在行啓
處嘉靖台候連止萬福某敢不爲前驅賀

某竊惟吾身在造化之圃不息則悠久自強則精明
此君子素學也惟跋履勞貫某猶覲於鼎鼐留情
某聞之孫子嚴其言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
寶爲可士安得獨自高某意此公棲身枳棘間而曾
次之蕭蕭者超然塵埃之外矣伏惟執事以劔律之
光寒乃惠然辱臨之繼自今英材館增九鼎重矣某
謹拜手延詩

某嘗與有識共談天下士歎科目之陋以爲重厚典
刑如執事者其落筆爲文章猶能揆國之華廼獨屈

之南廊試耶或者天將大其聲名如董體仁故事則
黃閣紫樞無不可者某蓋已誦言于甲櫝矣

某思昔夜窓之誨如信宿耳栩栩清夢笑談琅琳曾
不自知其幾何年矣試邑青山之縣瓜熟而不得去
意者天之所以惠佳晤也前輩老成人必有苦語以
相鍼砭某肅襟袞之

某爲邑長于斯今殆五日京兆耳不圖謙下麗翰相
先謹條其所以感且媿如書然不能誚執訊者萬分
一某其知罪

某寅想九霞玉輯郁穆惟嘉百爾委條式顛桀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

方岳 巨山

簡

代與袁太監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恭惟某官使華焜燿對
敷帝休臺制靖深台候運止萬福某敢不端笏爲吾
道賀

某觀頤之象切謂起居以養形消息以養氣操存以
養德贊育以養人則所謂金玉體府爲國保綏此吾
黨至願惟少加之意

某望紫垣奎壁之間榮光燁然占者曰是謂魁躔將
有以鴻筆麗藻陶鎔帝皇舒翹揚英玉我王度者出

未幾而 皇帝御集英殿親擢公爲第一在廷薦紳
舉笏相賀曰今之董仲舒也蓋幾何年于此矣某惟
有虔敬

某恭審茂服帝俞緝釐匠事併載董狐之筆入刊司
馬之書伏惟驩抃某切觀祖宗盛時凡上所親擢者
時謂儲相不十數年間告庭大拜不自意公今日而
以繕監召也然則所喜者端人登朝衆正其彙征乎
某豈勝延跂

某以世祿得官一俗吏耳然逮事先尚書見其訓誨
諸父得聞慈湖絜齋兩先生之學即其書而讀之者
有年矣某官以慈湖之傳嗣絜齋之遺響其以斯
道自任當世不一二數某安得執御以驗吾心之本

靈本明者

某奔走節下于今兩考而餘幸而大父于先正有同
朝之喜季父于執事有同年之盟抑人有言長于伯
樂之廐生于匠石之囿而不見取則信爲不材下乘
矣惟先生拊之使薦紳大夫目之曰是嘗登蒙齋之
門某倚以爲重

某屬吏也不敢上僊輯之問條教所及某願趨承

代與趙大使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某官緝釐闡制玉
帳靖嚴有偉麟符兵民夷憚鈞候動止萬福

某惟天惟祖宗克相有宋篤生元勳咨爾嶽靈夙夜
受職其將翼宣帝澤與國同休某敢問所以調鼎護

茵者

某恭審顯膺明制誕告多方峻躋秘殿之班增重留都之勢若稽彝典式對宗儒實維富文忠之綏北庭范文正之拊西徼有此異數加以大稱自非勲德與侔不在茲選制除之日乾清坤夷某敬頌公相肅稟廟謨益殫忠盡

某仰惟國家以深仁厚澤滲漉函夏如天覆燾以養以容而狼子野心負恃搖毒參旗并鉞肆戮鯨鯢江淮不波安樂含哺者伊誰之功深惟鄆謹之所以來歸蠻荆之所以自服蓋用儒之效如此所謂德在生民功在宗社勒之彝鼎書之旂常者不勝載也某思與天下頌之

某每讀漢史見所謂山河帶礪之盟未嘗不喟然嘆曰嗟乎已薄矣絳灌武夫鳴劍其習氣耳使曾中有古今何辜是張留侯人傑也退然一山澤癯意者圯上老人之書未可遽謂黃石兵法子房之與韓彭英盧異者如此伏惟公相沉潛乎義理奮發乎功名詩書所傳了然在目某僭誦漢事以布其愛助之區區某一賤有司在垓北中不啻肖翹之細退自惟念公相雖禮均宰揆夔絕百寮然大無不包惟所翕受者大臣之能事也某用是以染墨黷鈞造

某仰止九霞飛珮屏息以之其若犇走趨承之心有如皦日

代與丁察院

某伏以天地之肅辱杖司聲共惟某官鶚立朝端霜
疑臺簡讜言鯁論炳炳如丹台候動止萬福某邇風
烏府敢條其所以爲朝廷賀者

某聞國有蒼蔡山川寶藏陰凝陽和上下蟠際將使
蹇蹇諤諤爲紀爲綱以壽我宋億萬年無疆之休膺
鼎毫饗頤少加之意天下幸甚

某竊惟皇上養聰晦明一瞬十載淵嘿高拱無聲無
臭殆如春霆久蟄發則轟厲震迅不及掩耳陰雲解
駁大明劃開乾清坤夷纖埃不翳于是曩時城狐社
鼠仗馬猿駒一洗而空之蓋歐陽余蔡之在言路也
宗社靈長繫此盛舉

某伏惟剛大之氣充塞天地不吐不茹雷厲風飛汲

直在庭姦膽驚落皂囊數十疏剴切上當帝心意者
曰有李勉而朝廷尊是知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
論正色山立內陽外陰此吾宋之一泰也顧惟經濟
底蘊堯薰舜釀謨明弼諧有政路在

某退自惟念上厲精如漢宣帝欲宇內無一愁歎之
聲偃室宓堂維卓維魯祈雖斗辟縣意必在海涵春
育中某何如人敢辱銅墨若曰安問狐狸庶其免矣
栢臺在望毛立骨寒

某往年望瑤玉之光如五雲絢爛非煙非霧流景浮
空泥蟠天飛惟有屏息區區依憑一日之雅衿以爲
榮染翰操觚晉于臺制

某賤有司耳其于九霞飛珮夔隔仙凡惟當祗畏簡

書粹走先後

代與高潛

某伏以霖雨霑如稻畦蘇醒共惟某官使華焜燿風
聳江壖臺網靖深天所開右台候運止萬福某謹端
笏爲朝廷賀

某聞之曰通天下一氣耳舒爲慶雲聚爲景星流爲
醴泉灑爲甘露而其在人者則爲盛德君子蓋天地
之至和也某願節下葆此至和以幸一道

某竊惟國家如天覆燾丕臣萬方彼蠢者胡敢自肆
于範圍之外賴天悔禍亦旣犁其庭掃其穴而寢處
其皮矣然韃戎挾蛇豕之毒與我爲鄰中原憂未歇
也獯豸野宿萬竈雲屯使吾儒曾次有甲兵則鞭笞

之易耳夫是以屈六轡而東之某用不敢薦聞鄰侯
關中故事

某思蜀士惟無出出則器能政理卓然如諸葛武侯
躬耕南陽而天下事固已龜卜燭照于草廬中矣方
節下以西州第一人入對延英漏下十刻蓋上見謂
晚也願及大有爲之時建立磊磊掀天地事業磨浯
溪之石椽筆大書以傳無窮某與拭目焉

某嘗攷韃戎自唐僖宗時從朱耶赤心討叛勛蓋咸
通之九年十年也朱耶赤心即五代唐莊宗之祖曰
李國昌其後李鵬兒又以韃兵復京師則其鷙悍殘
忍于今三四五十年矣事會之來無有終極百餘
載間滅遼滅金而今茲又將滅韃伏惟飛輓之暇所

以討論其故者詳某輒贅言之以裨幕府未議
某不肖似蓋自去年之八月已及戊瓜代者每參差
一至于心今所與代者又在嶺以南逐人之往幾何
時計當壓境矣某雖旦夕去客其詎容簡於禮
某載以崇臺爰業其視九霞飛珮天人也惟有屏息
教條所及某猶覬趨承

代與度侍郎

某伏以秋雲之澹桂壑香寒共惟某官禮樂熙朝黼
藻王度忠嘉啓沃有相蓋臣台候運止萬福某溯風
恭階之符飛越轆轤

某聞君子用易之泰消息一身陰凝陽和不出吾圃
惟繩金鏤玉方鳴國家無疆之丕休其鏘九龍箕以

聲之適當今日猶覲金玉體府丹青太平

某惟皇上張漢天聲復周土宇北窮碣石西盡流沙
乾清坤夷一統無外方將挽天河以洗兵甲包虎皮
而橐之誕開文明緝熙容典中禮和樂以節以序上
下礚際春融雨濡喙息跂行沐浴膏澤猗歟休茲時
則我秩宗制作之妙已其咨爾伯維帝之休

某嘗謂三蘇公不作西州英靈之氣扶輿磅礴鬱積
餘百年蜿蜿蜒蜒萃爲環粹筆精墨妙揆國之華翳
鳳騎麟儀我萬玉惟藻旒凝邃左臯右夔簪橐荷囊
去兩地僅一武每大除拜之冊薦紳聳聞鷓閣巋然
夙暮延竚

某摧頽甚矣亦惟依倚一日之知恃以自壯仙凡夢

斷如誤入武陵源一望九霞飛珮終墮塵土回首闕
風三萬里矣汗漫之游未知不舉手以謝盧敖否
某領邑叢山之底數家聚耳顧風作浪湧與海同波
極目茫然孰我維楫敢寅緣先契緝其蕪陋之辭端
笏以告下執事
某敢想蓬仙玉輯怡燕佳涼琳琅瓊瑤中表夷憚若
有可備馬牛走者共恪以之

代與方憲

某伏以梧風旣秋竒暑滋武恭惟某官皇皇麾節民
以靖嘉丹筆流春高臺申錫台候連止萬福某敢齋
宿奏記瞻遡使垣以冒聞于典史氏
某竊惟天地扶輿之氣鍾稟人英負陰抱陽和粹流

浹顧惟斯人愛助之意猶覩翼宣天緯金玉鼎饗一
道幸甚

某恭惟國史見寬大之書爲民而下者十八九未嘗
不歎曰我朝以仁立國期于無刑將使海宇皆春
沐浴帝澤而際天所覆罔有一夫之向隅者吾君之
心其天之心乎夫是以揭節平反屈六轡而東之堯
有臯咎好生之德洽民熏爲太平布在謨典甚盛甚
休

某聞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風引孤帆而去莫近翠雲
此某所以未能簞弄明月之珠頡頏飛霞之珮也然
嘗從薦紳大夫後知其琳琅翰墨蹇秀瑤林使鞭鳳
管鸞羽儀萬玉謂當朝元圃而夕崑崙矣綠綈夜下

驚刻器中以
牛俗作斗

尚竊遲之

某聞惟兵與刑自相表裏寇賊姦究蓋作士者事也
班孟堅志刑而不志兵亦竊取之矣玉山藩輔一卒
器謹禽獮而獸雉之無難者皇帝若曰公有其棠在
焉移鎮燕凝將紛然騎竹馬而迎于境何以弄潢池
之兵爲恭惟廟謨天運神化
某以世祿得官一俗吏耳然雪窓燈火之夢未寒也
身墮嶺雲之外衣履瘴腥朝家憐其艱辛賜以斑改
自謀不審分邑萬山間地瘠而民貧未易摩拊二天
丕覆敢不件副墨以修告至之恭
某仰止翠瀛如在璇極屬邑令有屏息而已若以職
事奔走洗手敬承

代與趙宰

某伏以寒林新雪春注梅心恭惟某官丕對殊綸儼
臨民社皇明簡右台候動止萬福某謹藻沐精爽荐
黷于執御者
某聞君子之所以與造化俱者其動靜爲天地其嘔
吸爲陰陽其語嘿爲風霆其喜怒爲寒暑則某敢僭
以請者不但曰兩廂糴糴五鼎芍藥而已惟少留意
某比聞除目蓋嘗延父老而語之曰令不肖似得從
爾父兄游者三年矣催科撫字兩維其艱今幸新明
府之來爾民其有瘳乎令敬舉觴賀爾民之得此尹
也于是童牙華顛式歌且舞其騎竹于境上已久某
私以告

某時既諭祈民矣歸而滌塵研熏香區端拜整襟而
修告之書雖筆陋墨凡不足以形容萬分一然竊意
珩璜玉珮爛其至珍於頌美乎何有迺若心之精微
溢于毫楮之表者則已先使人飛越矣
某不武迺八月既望實以滿考書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故也每誦此語歷日如年盥手奉承以需條約
之下蓋迄今猶未也某無任惓惓

某竊不自揆輒以名氏冒聞于參政知院黃閣之下
某非不知蟻蝨微賤備則有誅然交代受逐于宥密
之庭而爲之代者迺不能翹瞻天樞以贖大鈞之播
臯當何如惟高凝爲之容焉某端受其賜
某敢問冰珮霞裾之仙閭保泰階式燕禔福邑有禁

委三肅惟恭

代與喬樞密

某伏以天地委和玉靈凝瑞共惟某官訐謨基宥開
張時邕道叶乾心永綏宗社鈞候動止萬福
某切惟陰陽密移于八極之表其機緘斡旋實在工
宰道化之妙一身自有天地方將采明堂月令使天
下不出燹理之囿于消息何有某窺見洪造如此
某嘗謂君臣會逢之際蓋有天人交感于其間精神
一堂無疆惟休是爲天下之泰豈偶然哉相公一德
元老格于皇天典冊揚庭正位樞極都俞吁咈與參
天下大政伏想綸言誕告公門省戶縉紳喁喁舉笏
相賀吾道幸甚某嘗歎士局于用至不知兵必有文

武之兼廼能自任以重吾夫子粹然禮樂之宗主而
夾谷之會聲光燁如此固儒者能事也然則疊兩命
以踵拜中外知有爲之秋矣金鑿草麻亟正魁軸某
尚竊遲之

某恭以文明之世禮樂之用粲然實維一二真儒緝
熙大典猗歟休茲六氣以序三光以齊亦旣繩金而
鏤玉矣永惟經濟之畧具見于洋洋大對之初蓋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吾宋之陸宣公也某竊有比
擬僭不容誅

某窮居讀書嘗竊有歎以爲胡虜無百年之運國家
有十世之讐事會方來天怒神怨腥羶鱗介噍類靡
遺則旣報我 祖宗在天之靈綏我中原遺黎之望

矣此皆公相密勿天造執神之機運動天樞洗此氛
翳乃知真宰彌縫密妙決非蒼生所能測識甚盛甚
休

某翦翦諛聞知誦相公之書餘三十年蓋大父尚書
辱出相公榜下士方休憑慈恩之舊沐浴華暉獨某
塊北之中不啻草芥執贄而望赤舄如隔雲霄六符
之光照耀參井某惟有屏息

某仰惟大鈞之播無間洪纖一氣所春茅甲自遂某
是以得不棄于化造之外然以蟻蝨微賤坐通名氏
于光範門時謂之僭交代受迂于紫垣而爲之代者
不能修鷗閣之敬時謂之慢僭與慢皆罪也而與其
慢也寧僭某俯伏惟謹

某惟分絕峻極豈當冒昧不韙寅想天樞崇邃惟石巖巖與國同休式燕提福

某牛馬走之力不足以奉飮令誓當靖共無負器使

代與趙判宗

某伏以霽景融春倣載農事恭惟某官殊庭怡逸願天之情皇明受釐台候連止萬福某齋宿奏記惟高凝幸鑒其衷

某切惟天地合氣陰陽委和其神淵澄其德玉潤猶覬疑情滌慮混和天倪使國有老成廉貪立懦則豈惟善類之幸

某辱在子姓事尊有藝謂當晨省鼎亨昏定茵寢於此心猶以爲慢顧惟德一爵一齒一兼天下達尊之

三而某也卑且賤其敢以書疏之數爲禮

某聞士大夫養恬真館逸想自閑門下之士則必稱述裴晉公綠野之遊與謝太傅爲蒼生而起故事以致其歸慕之萬分一若某則以爲出處無愧進退裕如使天下聞伯夷之風一洗貪競其有補于世教孰多某切深歎仰

某試此巖邑不自意兩考而餘鼠技旣窮百短呈露強弩之末如魯縞何安得老先生一言爲我鍼砭朝夕以冀某其書諸紳

某幸甚辱與贊府公同寅亦旣假寵矣天啓佳晤乃今又得以秕糠之政累吾明府公雅好稠重夫豈人只鯉庭詩禮其實與聞之以口語心庶幾藉此得以

一拜靈壽之杖

某贊詞翠蓬之輯具嚴令判縣稟函中矣某奚瀆之敢苟有以教之唯所以命

代與王倉

某伏以金穰而柔涼宇未肅共惟某官香凝清燕玉節於皇臺網靖嚴百爾宣翼台候連止萬福某端拜為斯民賀

某聞盛德君子者天地合氣陰陽委和其神淵澄其德玉潤其猶覬疑情滌慮混和天倪使國有宗儒黼黻河漢豈惟善類之幸

某切惟聖天子膏澤宇內如歲之春迺者下寬恤之詔所以愛養元元者至纖悉也根蠹節蠹䟽剔剷除

當宁慨然猶以常平使者為重計若曰俗吏富國既而國富而民貧國貧而民亦貧矣其能均齊歛散以壽我宋千億年無疆之命脉者其惟吾儒乎夫是以屈六轡而東之甚盛甚休

某望紫垣奎壁之間榮光燁然占者曰是謂文明將有以鴻筆麗藻陶鎔帝皇舒翹揚英金玉王度者出未幾而皇帝御集英殿親擢多士公時雖在第五而廷紳之相賀者曰杜牧之乃為第五人何為不廷魁也蓋幾年于此矣某惟有虔敬

某以世祿仕藐然一俗吏耳顧雪屋之燈書味固無恙而諸父詞林之衣鉢其牙籤之插架者尤足以玉我為也迺碌碌不武落其家聲斷梗漂流墮在梅花

關月之外僅以自脫法當斑改而爲縣忝冒來此則
氣象葦然無以大異于嶺南聚落心之憂矣臍噬謂
何

某聞之薦紳大夫以爲天下無可爲之邑正使陽城
復出亦付之六太息而已滌龜伊昉敢于告至之書
而道其所然者伏惟節下嘉我獻簡公之勤勞王家
憫我忠肅公之殺身不辱而施及其後人則幸矣某
猶桑梓也輒私布之

某埃壘賤微望蓬翠隔弱水三萬里此非塵凡名氏
所敢瀆惟條教之及某也趨承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

